

城市，情感的容器 ——淺談《台北人》中的城市形象

城與人不可分割，城市是人居住的空間，人帶給城市氣韻，是城市的靈魂。城市人的構成色彩璀璨，基本都是由土生土長的原住民和一波波遷徙來的新移民構成，是多樣族群和多元文化的混合體。與鄉村的人口稀少、族群單一、生活靜態不同的是，城市更多體現了人口繁多、族群多樣、生活動態的特點。城市的特色風情很多時候都是通過人主觀的感受所形成的，每個人都在城市這個容器裡過著各自的人生，發生著不同的故事。白先勇筆下的“台北人”們，來自中國的各地，卻就是沒有土生土長在臺灣的。他們身份各異、鄉音各別，卻都一樣在那個憂患重重的時代，隨著民國歷史離開家鄉來到了臺灣。餘秋雨說這本書是世紀性的文化鄉愁。書中每篇小說中幾乎都有進行今昔對比，往日的故鄉之城對於這些特殊時代特殊的台北人們像是一個遙遠的夢，又像是一份殷切的思念，也是一種無可奈何的“失者不可復得”的失落情感。

城載鄉情

以“台北人”作為小說集的名字其實是很有意思的，反諷中帶著憐憫，作者白先勇自己又何嘗不是一個流失在歷史洪流中的“台北人”呢？他出生于廣西，成長於戰亂年代，他的父親是國民黨的重要將領白崇禧。因為那段不太平的歷史，他經歷了顛沛流離，跟著母親逃亡，離開家鄉到重慶躲避戰火；經歷過尊榮華貴，在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父親白崇禧晉升陸軍一級上將，隨著父母搬遷到首都南京，一九四七年來到大都會上海念書，作為高官親眷享受著一般人不敢奢望的上流社會的尊貴生活；也經歷了政變，見證了歷史的節點，跟著民國一起流亡到了臺灣；後來又因為對文學的追求，去往了大洋彼岸的美國求學發展。他說，他不知道究竟哪裡算是他的家。桂林、重慶、上海、南京、廣州、香港、台北、加州……究竟哪裡才是他的歸屬？他不知道，他跟台北人一樣的迷惘，他是一個在不同城市間遊離的暫住客。好像是裸露的根對紮入土地的渴望，他們都有屬於自己無處安放的鄉愁，於是臺灣，或者再縮小些範圍，台北，便成了那個承載孤獨愁思的容器。其實在小說的文本裡多少能看到白先勇的立場與價值觀念，作為這個時代特殊的見證者，他的背景和經歷色彩繽紛跌宕起伏，加上天生的敏感細膩和後天豐富的見識學養修煉，他的人物故事更像是白描勾勒的傳奇，他把自己的鄉愁藏進了自己的

作品，所以小說中對各個城市的描寫多少也帶有作者自己主觀的感受與理解。

海峽對岸的那片故土真的那麼好嗎？小說《遊園驚夢》中的將軍遺孀錢夫人認為臺灣衣料粗糙光澤扎眼，不及大陸蘇杭的絲綢細緻柔熟；《金大班的最後一夜》裡主人公風華絕代的舞女金大班回憶起往昔上海百樂門的歲月，再對比現下台北西門町最熱鬧的夜巴黎，說“百樂門裡那間廁所只怕比夜巴黎的舞池還寬敞些呢”；《花橋榮記》中的老闆娘，總覺得桂林山清水秀，人傑地靈，“我們桂林那個地方山明水秀，出的人物也到底不同些”，“到處青的山，綠的水，人的眼睛也看亮了，皮膚也洗的細白了。幾時見過台北這種地方？今年颱風明年地震，任你是個大美人坯子也經不起這些風雨的折磨哪！”昔日的回憶好像都被蒙上了玫瑰色的濾鏡，顯得那樣美好不真切，臺灣海峽隔開了過去的人與事，讓他們越來越朦朧虛幻以至於讓人牽腸掛肚、日思夜想。有時候你不得不承認，人對失去或者是沒有得到的東西永遠會抱有一點兒不甘心，無法釋懷，這是人性。我大概能明白一點兒那種對家鄉的依戀感，這種感覺是來澳門上學後才有的，雖說家裡離這裡也就兩個小時飛行，每天都有直飛航班，回家並不算太麻煩，但是比起廣東舍友每天可以回家的方便，也是很眼饞的。家住在江浙那邊，跟廣東這樣典型的南方又不一樣，這裡熱情奔放，不像江浙人比較溫婉含蓄些，所以也總會跟同學提起家那邊千般好萬般好的。大概也是因為拉開了距離後所產生的更多思念的情愫美化了心中家鄉的模樣吧。這也只是我對小說中人物心理的一種揣測罷了，畢竟我們所處的歷史時空也並不相同，對城市的感受都是來自城市中生活的人，時代背景不同，感受自然也不會相同。有心理學家曾提過這樣一個理論，當你和一個人分開後，你會常常美化過去，這意味著你只能看到過去快樂的事情，忘記所有不快，忽視那些彼此並不合適的證據，然後在自己心中為他創造出一個新的形象，你想念中的人是並不存在的，當你只記得好的一面，你想念的並不是你的前任，而是一個更理想型的版本。這個理論看似在講人的情愛，但放在人對於過去的追憶中好像也是同理。“台北人”們曾經在大陸都有過或是青澀純真或是奢華富貴的記憶，當曾經的城市離自己遠去並且可能再也回不去的時候，心底裡的情感就會變成瘋狂的思念，於是他們成了背負著“過去”的人。他們都因為重大而不可抗拒的變故而不得不聚集在台北，最終聚合成帶有上海人、南京人、桂林人以及大陸各省籍特徵的台北人。那麼，在“台北人”的心底這些城市分別是怎麼樣的形象呢？

似幻都會——上海

上海，一個豐富百變、光怪陸離的都會。對於社交名媛尹雪豔來說只是曾經的

宅邸所在，搬至台北其實也沒有差別，但是對於她的門客們來說，上海就是昨日繁華豐富的生活，在那裡有光鮮亮麗的過去，有著浮華的社交會所，有著迷人優雅的名媛貴婦。或許尹雪豔不在乎，不在乎台北或是上海，她只顧在自己的宅邸公館裡經營著自己的生活，無論在哪裡她都可以講著自己的吳儂軟語，散發著世人不及的嫵媚風情。她不在意，因為她是永遠的尹雪豔，舊雨新知不斷，但這些人願意上她的門也不僅僅是因為她的風情萬種，一腔懷古的幽情可以向她傾訴，對蘇滬口味的懷念可以在這裡再嘗到，在旁人的眼裡她便是上海百樂門時代永恆的象徵，滬舊日繁華的佐證。她勾起這些異鄉人的鄉愁，又消解他們的鄉愁。上海是他們昔日光榮繁華的戰場，台北尹雪豔的公館便是他們失去了上海後的情感依託。相比起尹雪豔對上海的態度，台北西門町夜巴黎舞廳裡的金大班金兆麗就顯得在意了許多，她總覺得今不如昔，上海是她舊日風光，而現在卻要結束舞女生涯嫁給商人，她不甘心，不甘心原來可以有更好、更風光的日子，不甘心青春逝去、歲月荏苒。於是上海這個五光十色的都會，那個年代最繁華的城市，在許許多多的“台北人”心中，是帶著不甘的懷舊，生活在異鄉對比過去，難掩內心深處的失落與悲哀。白先勇年幼時也曾在上海呆過幾年，那時候抗戰勝利，作為陸軍一級上將白崇禧的兒子，自然是在這大都會中的高門望族。在這幾年的上海生活中，他跟著父母見識到十里洋場的熱鬧景象，以及不同社會階層的生活。他自己曾在採訪裡提到，那時候的上海簡直是花花世界，讓年幼的自己感到大開眼界。百樂門那時候不是個普通的舞廳，是個高檔的西餐廳，下面有跳舞的舞小姐穿著旗袍、搖著扇子，散發著上海特別的優雅迷人的風情。在上海美琪大戲院，京劇名角梅蘭芳重新登臺與俞振飛搭檔演出《遊園驚夢》轟動一時，白先勇跟著家人目睹巨星風采，也成為了他一生難忘的上海回憶。正因為他不同的身份與經歷，曾見過上海上層真正的榮華富貴、千姿百態，所以他才能對這些放不下上海的台北人的內心世界有更深入細膩的體悟與理解，明白他們對舊日上海的留戀不舍。

昔日舊夢——南京

南京，好似一個喧囂繁華的舊夢。抗戰勝利後，那些抗日將士們曾是風風光光地回返那個六朝金粉的繁華古都，飛行員郭軫與女學生朱青在這裡發生了短暫而燦爛的戀愛，原本對一生美好的期許，最後卻因為戰爭而破碎，物是人非，顛沛流離，雖然台北也有“仁愛東村”，但再也不是那個承載有共同青澀回憶的仁愛東村。台北新貴寶夫人的宴席上，重逢舊故的將領遺孀錢夫人藍田玉因聽見有人清唱那首曾經她最為熟悉的昆曲《遊園驚

夢》，觸景生情，思緒飄向了往日的南京生活，往事歷歷如現，秦淮河得月臺和姐妹們在一起時的風光滿面、嫁給高門顯貴做填房太太後擁有的排面和尊貴以及這一路走來自己的酸澀委屈，一切得到的、失去的都在她腦海中一次次地浮現出來，以至於最後讓她竟失聲到無法吟唱自己最為拿手的作品。對於朱青和錢夫人而言，南京是逝去的、無果的愛情，像夢一般虛幻不真切的一段青春。也許曾經這個夢轟轟烈烈，現在卻也歸於現實不復存在。一切的喧囂繁華都讓人不敢確定是否真實存在過，或許南京對於她們來說，是一種“意難平”。還有對於那些取得抗戰勝利的國民黨人，反都南京一雪前恥，這裡有著他們最高的榮耀與輝煌。接著國共內戰，國民黨敗北撤退至臺灣，抗戰勝利的喜悅激動仿佛還在昨天，一切卻又化為烏有，中山陵路邊的白樺樹依然挺立，但榮光不復在。南京，像是南柯一夢，喧囂繁華都破碎，不復存在。命運被歷史翻弄，對這些將士來說，南京又何嘗不是一個舊夢。這其中也包括了白先勇的父親白崇禧將軍，所以白先勇對這樣複雜的情感也是深有體悟的。

柔軟故鄉——桂林

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城市，桂林，純淨樸素的故鄉。它沒有大都會的流光溢彩、燈紅酒綠，沒有十裡洋場，只有山水來滋養人。提到桂林，連小學生都能脫口而出“桂林山水甲天下”，誰人能不知桂林是個風景秀麗的寶地。這裡有青山綠水，有淳樸民風，有細膩傳神的桂戲表演，有小橋流水邊的桂林米粉。一方水土養一方人，《花橋榮記》裡的老闆娘每每提起故鄉，話中總透著驕傲自豪的語氣，覺得桂林風水好，人也好。過去故鄉的人與事對於老闆娘或是小說中的盧先生來說都是一段朦朧迷人卻又刻骨銘心的回憶。他們不似其他人的不甘與失落，對於桂林的情感，是最最質樸簡單的鄉愁。老闆娘忘不掉小時候在桂林水東門外花橋頭跟爺爺在一起賣米粉，被同鄉人喚作“米粉丫頭”的時光，忘不掉桂林水對她的滋養。同篇小說中的盧先生是個悲劇人物，他在台北的前半段日子是活在鄉愁與心上人的幻影中，他省吃儉用，斯文檢點，只為能與愛人團聚。他認真地期待著這一天，最後卻落得一個被騙財的下場，於是這個信念破滅，他也被毀了。小說中在他還在等妻子的那段時間，有這樣的一個場景，是盧先生在公園的榆樹下穿著汗衫，拖著雙木拖鞋，低著頭聚精會神地在拉桂林戲，在老闆娘的央求下他又唱了一段《回窯》，清潤的嗓子把鄉愁又再次勾起，盧先生不知道想的究竟是鄉還是人。或許對於他而言，桂林便是他純淨貞潔的青春愛戀。盧先生死後，老闆娘在他家裡看見的那一幅舊照片，上面便是曾經的花橋，橋下是灕江，橋頭兩根石頭龍柱還在，柱子邊兩

個面容青澀的後生也在……對於桂林可以有這麼細緻、細膩的筆觸和文風，大概也是因為白先勇內心的桂林情結，雖然只在這裡度過了人生中的頭七年時光，卻一生都為之魂牽夢繫。桂林元素不止一次地出現在他的作品中，不僅僅是《花橋榮記》，還有《玉卿嫂》、《第六只手指》等等。他以自己最純真乾淨的眼眸觀察桂林的人事物，心中的桂林永遠是那樣的清透乾淨，小說中人物對於桂林眷念讚美之情其實大多都是作者本人的心聲吧！

破碎現狀——台北

至於台北，全本小說集中歷史變遷的滄桑感和物是人非的悲涼感沖淡了我們對於“台北”這個線索的關注。那麼台北這個城市究竟在小說中扮演著什麼形象呢？根據小說中時代背景的提示，大致可以推斷這些故事發生在上世紀的六十年代，這時離國民黨敗退臺灣已經過了近十多年，許多人的心態從剛到台北僥倖與新奇，變成了不適與落寞。“反攻大陸”的願景因為現實的衝擊早已破碎，他們與家鄉的距離被一道淺淺的海峽愈拉愈遠，於是心中懷舊的情緒開始發酵。台北好像變成了一個裝載孤獨與愁緒的容器。“台北人”心中的台北是如此沉悶與晦澀，我們對城市的印象都是根據自己的主觀感受，因為生活經歷的各不相同看到的城市也是不盡相同的。台北固然有自己的美，自己的好，但在這個新舊交替的特殊時代，它也顯得非常特殊與敏感，它作為民國人暫時的一個“落腳點”得不到太多認同的情感，於是作為其他城市的對立形象，在小說中被一次次拿來對比。這些人背負過去而活，早已忽視台北也在逐漸變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結語

在看完《台北人》後，我反復問自己，“如果我是處在那個時代，如果我是他們，我該怎麼活，我會念念不忘過去不肯走出嗎？”我也不知道怎麼樣才是完全意義是正確的，所以這才是“台北人”們值得被同情之處所在，他們在這座城市，卻不知道該怎樣活才是對的。人不可能完全切割過去，懷舊是情有可原，他們也都開始了自己新的生活，好不好不得而知，但多少會有些不自適，因為被過去所糾纏。於是那些失去的、得不到的，變成了瘋狂翻滾的思念不停地侵噬想要掙脫、忘懷的人們。這其中也多少也被帶入了作者白先勇的感受。這些同又不同的情緒都被裝載在城市這個小小的容器中，不斷融合、沉澱，於是便讓我們看到了這樣的一個台北，以及上海、南京、桂林……